

第 1 章

六月盛夏，熾熱陽光毒辣辣高掛天空。

二十四歲的何家佳，雙手捧著一紙箱，緩緩步出商業大樓。

「唉……」她不由得重嘆口氣。

隨即抬起頭，微眯眼，望著臺北燦爛天空，喃喃自語給自己加油打氣，「沒關係，工作再找就有了。」

今天，她再度面臨失業。

甫自大學畢業後，她求職之路便坎坎坷坷，因對所學科系感到乏味，轉而先從事餐飲服務業，之後又跟著同學改當保險員、門市人員，卻都工作不長久，最後只能找回本業，在一間貿易公司當行政人員。

原以為這份工作能勉強穩定下來，不料才四個多月就因公司經營困頓而被裁員。該感安慰的是工作雖不順遂，但她感情順利，跟現任男友已穩定交往一年半。這也是當初畢業，她堅持留在臺北的主要原因。即使因工作不順，父親屢屢要她回家鄉謀職，她仍拒絕到底，不願跟男友分隔兩地。

再次失業令她心情有些沮喪，想到今天男友排休，決定去找男友討一點安慰。虧她對乏味的工作仍抱持認真態度，自認比先進同事還殷勤，總是待到最後一刻才離開辦公室，偶爾免費加點班也沒計較，但面臨裁員時，仍因是新人而被刷下來，愈想愈覺心生不平。

因沒心情自己煮菜，她買了桶外帶全家餐，騎機車到男友租屋處要跟他一起吃午餐，邊向他抱怨失業的不公平待遇。

這時間男友若排休，通常還在睡覺，而她持有他的鑰匙，也常會來幫他整理房間，於是直接上樓，開門便踏進他的套房。

沒料當她推開房門，床鋪上雖有男友身影，可他身下竟還躺了一個女人！

她驚駭地鬆落手上的塑膠袋，打翻一桶炸雞和兩杯可樂。

男友當下神情慌亂，意圖跟她解釋什麼，她氣怒不已，雙手胡亂撿起地上一堆炸雞和剩半杯的可樂，直接往床上的兩人砸去。

她轉身，悻悻然奔出他住處。

何家佳一個人關在租賃的小套房，難過傷心狂掉淚。

原以為，她這次遇到的是真愛，她對對方傾盡心力付出，卻又一次被欺騙。

她坐在矮茶几前，愈想愈覺悲哀，眼淚、鼻涕掉不停，面紙一張接一張抽起，用完一包再拿一包，茶几、地上堆出一座座餛飩山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手機響起，她沒心情接聽，繼續哭泣，不予理會。

沒料一陣鈴聲響完，不一會又接著響起，接二連三，狂 call 不停。

以為是男友來電，她撈來手機便要關機，但被淚水模糊的視線，看見螢幕上來電顯示是爸爸，她吸吸鼻子，只能接聽。

「家佳，還在上班嗎？怎麼電話響這麼久沒接？」手機那頭，何父問道。現在都快晚上七點了。

「沒……」她一開口，聲音無比沙啞。

「感冒了？」何父不禁擔心。

「嗯……」她先敷衍應道，不好向父親坦承她剛失戀。

「這星期六有沒有要回來？還是又要陪男朋友去看他爸媽？不是爸愛說妳，還沒嫁人，就一直往人家家裡跑，關心他的爸媽比自己父母還殷勤，妳都兩個多月沒回家了，妳媽也一直唸著妳。」何父不免滔滔不絕地抱怨，唯一的女兒都快變別人的了。

「我會回去。我回去跟你們住……」她說著，忍不住哽咽，淚水再度滑落。

想想她確實很不應該，對生養她的父母疏忽，卻一味去照顧別人的父母。

先前男友母親因身體不適，她每個週末都不嫌麻煩地搭車到臺南探望，還屢屢代假日要工作的男友去關心他父母。

她不僅對男友殷勤，連對他的家人也熱心關懷，大方的付出，不料卻換得如此下場，真的太不值得。

「怎麼？想回來跟我們住？跟建緯吵架？」何父疑問。猜想女兒聲音沙啞該不會是在哭吧？

「分了……他是爛男人……嗚……」她忍不住罵道，再度嗚咽哭出來。

「分了就分了，我看那男人舌繫蓮花，個性很浮、不可靠。」聽到女兒失戀，何父沒太意外。

他對僅見過一次面的女兒男友其實觀感不佳，無奈女兒一旦戀愛，誰的話也聽不進去。

女兒個性單純，卻對戀愛充滿憧憬，從大學便一直在談戀愛，失戀也不是第一次，令他跟妻子頗為擔心，無法放任女兒一個人在臺北生活，偏偏怎麼勸說，她也不肯回家鄉謀職。

原本他們也認為依女兒所學科系，確實在臺北較有工作機會，但女兒自畢業後，工作屢屢不順遂，現下一聽她失戀又同時失業，索性要她搬回家住。

他打算先幫女兒打聽附近可能有的工作機會。

翌日，何家佳聽到鬧鐘響而醒來，因前一天哭得太厲害，一雙眼腫得像核桃幾乎睜不開。

她按掉鬧鐘，才想到已失業不用去上班，接著又想起撞見男友劈腿的不堪，再度眼眶泛淚。

「可惡！眼睛好痛，不哭了。」她抿抿唇，對自己說道。

既然決定要搬回家住，還是趕緊收拾行李，找事情做就不會有時間傷心難過。

她進浴室盥洗，泡杯麥片簡單果腹，接著開始收拾已住好幾年的這間套房裡的物品。

她打開抽屜，將有用的東西放進紙箱，已無用的便丟垃圾桶。

她看見快清空的抽屜，邊邊有顆糖果。

以為是不小心放太久的糖果，她原要丟垃圾桶，卻在拿起時，看著粉紅色可愛的糖果紙怔了下。

「這是一」她將糖果紙小心翼翼拆開，裡面包著一顆彈珠。

她記起這個糖果紙，她曾寶貴地珍惜很久，還將彈珠包在裡面，讓它仍像顆糖果。她到臺北唸書時，也把一些喜歡的小東西帶在身邊，包括它。

只不過後來因放抽屜，跟其他東西混在一起，它甚至滾到置物盒旁邊，她才幾乎忘了它的存在。

此刻，將糖果紙又包好，放在手心，她思緒不由得飄飛到童年……

何家佳小六時，每天放學回家，會經過一條巷子，這學期開始，這巷子有一戶人家在院子養了一隻大狼狗，每每經過，她總是被那隻大狼犬嚇到。

那隻大狗雖關在前院，每次看見她出現，便會趴在鐵門欄杆上，朝她大聲吠叫，齜牙咧嘴，令個頭比站起來的狼狗還矮小很多的她，不由得驚恐。

這日，當她轉過這條巷子，如之前般都靠到路旁最左邊，膽顫心驚地匆匆奔跑而過。

才要跑過那戶人家，意外沒聽到大狗吠叫，她不禁停步，稍往那方院子探看，鐵門欄杆內不見大狗蹤影。

「不在嗎？」她不由得放鬆警戒，改走在路中間，又朝微敞開的鐵門欄杆眺望。忽地，從旁邊竄出一龐然大物，伴隨低悶渾厚的吠叫聲。

「哇啊—」她驚嚇好大一跳。才轉身要跑，卻踉蹌絆倒，直接向前撲倒在地，手上拎著的便當提袋也飛出去。

接著，她感覺背部被重物踩踏，大狼狗往她背上撲來。

「哇啊—救命—不要咬我—」她大聲嚷叫，腦中浮現可怕畫面—她會被咬到毀容、血肉模糊、支離破碎。

「嗚哇！」她害怕得大哭出來。她不要死得那麼慘！

「Lucky！回來！」身後，傳來一道斥喝聲。

趴在她背上的大狗這才從她背上移開。

「Lucky！坐下！」嚴厲的命令語氣又喝道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身後的嗓音忽地變得很溫潤。

趴跌在地的她，撐起手肘，仰起頭，眼眶掛著淚花，看著站在眼前的高大身影，錯愕了下。

「站得起來嗎？」看起來像高中生的俊朗大男孩，彎低身子朝她伸出手，欲將她拉起。

她眨眨眼眶的水霧，怔怔。隨即左手臂已被他拉住，他將趴跌在地的她拉起來。他蹲下身和她齊高，拍拍她身上沾了些沙土的上衣和裙子，看見她左手掌和制服裙襬下的右膝蓋擦破皮。

「對不起，嚇到妳，害妳受傷。我沒注意到院子門沒關好。」他語帶歉然。前一刻進去時，以為關上鐵門，沒料門鎖並未扣上，而原本跟他熱絡相迎的 Lucky，竟忽然就往門外衝出，還往她背上撲去。

他站起身，從口袋掏出一顆糖果欲遞給她，「摔痛了？別哭。」他對小女孩溫言安哄。

「妳是阿財叔的女兒家佳吧？」近看發覺她有些眼熟，他記起前不久曾看過她一

面，而她跟妹妹同齡。

「呃？」她仍驚魂未定，仰頭看著陌生大哥哥，納悶他認得她？

下一刻，又聽到後面傳來渾厚吠叫聲，她再度驚嚇不已，連忙閃躲到他身後，尋求保護。

「大狗要咬我……」她揪著他背後衣角，顫聲說道。

她並非完全怕狗，其實喜歡貓狗，家裡也有養狗，卻對體型比她大的大型狗感到畏懼，尤其這種狼犬，聽說很凶，不久前還聽母親提起二伯母被這種狗咬傷，令她更畏懼。

「牠每次看到我就一直凶巴巴汪汪叫，牠很討厭我。」她緊張地強調，疑問：「大哥哥住這裡，牠是大哥哥的狗？」雖天天從這裡路過，還不曾看過住裡面的人。

「不，這裡是朋友的家。」他今天是過來找朋友，不過跟對方家養的 Lucky 已很熟稔。

「Lucky 不會咬人，牠其實很親人。」他溫言強調，望一眼路面上，前一刻因她摔跤而拋出的便當提袋，這才想到 Lucky 對她暴衝吠叫的緣由。

「Lucky 不是想咬妳，是想吃妳的便當。」他比比地上的便當提袋。「那裡面有骨頭吧！」

「欸！」她點點頭，「中午吃雞腿，要把骨頭帶回去給我狗吃。同學知道我家養狗，也會把吃過的骨頭給我帶回家餵狗。」她訝異他怎會知道那裡面有骨頭，便當盒裝在便當袋裡，應該聞不到吧？

「妳是不是每天都帶著裝骨頭的便當盒回家？狗的嗅覺很好，妳一出現在巷口牠就聞到了，才會對妳特別熱情相迎，希望妳能分給牠。」他微微一笑解釋，希望她能擺脫被狗驚嚇的膽顫。

她躲在他身側，一張小臉面露困惑，邊對他的說詞半信半疑，邊偷偷轉頭看向坐在一旁仍持續朝她吠叫且邊搖尾巴的大狗，還是無法認同牠是熱情向她討食。他走到路旁，彎身撿起地上的便當提袋，交還給她，溫言提醒，「妳會特地帶骨頭回家給狗吃，一定很喜歡家裡的狗，不過狗不能吃雞骨頭，為了健康著想，最好也不要吃人吃的食物。」

「呃？」她仰臉望著高挑俊朗、神情溫暖的他，因他的話又是一愣。

下一刻，他從口袋掏出一小瓶白色藥粉，「手伸出來。」

雖不明所以，她仍聽話的伸出右手，掌心向上。

「另一隻手。」他改口道。

她隨即換伸出左手，仍仰著臉怔望他。

他低頭笑望她。她圓圓的粉臉上，一雙圓圓眼眸掛著些許淚花，有些無助且單純地望著他，那模樣令他想到小柴犬。

他將白色藥粉噴灑在她因破皮而滲血的左手掌，接著蹲下身，要她略抬起右膝蓋，在她右膝蓋擦傷處也噴灑一些。

「回去要叫媽媽幫妳把傷口消毒清洗，再好好擦藥。」他站起身，溫言叮嚀，「右手再伸出來。」

她放下左手，改抬起右手，手心向上。

他微微一笑，將前一刻掏出欲給她的糖果，放在她右手心。

「把糖果吃掉，傷口就比較不痛了。」他將她當自己妹妹般安哄。他身上之所以帶著糖果，是因這是妹妹很愛吃的糖果。

她低頭看一眼他放在她小手的糖果，再度仰起頭，愣愣地望著親切俊朗的大哥哥，還是沒印象曾見過他。

回想前一刻摔跌在地還被狗撲在背後，令她無比驚嚇而放聲哭出來，不禁感到很丟臉，低垂下頭。

「下次經過這裡不用害怕。牠真的不是想咬妳。」他伸手摸摸她的頭，再次語帶安撫，隨即便轉身，邊將 Lucky 叫進去。

她抬起頭，望著他高挑背影走進院子，關上鐵門，怔愕半晌，才想到她忘了跟他說謝謝，而他已走進屋裡了。

她低頭看著手心他給的糖果，剝開糖果紙，將糖果塞進嘴裡咀嚼，軟軟的草莓糖，甜甜香香的氣味入喉，原本還因驚嚇心有餘悸，這一瞬似乎被舒緩。

何家佳望著手心包著彈珠的糖果，清清楚楚回想起與他初相遇的情景。

也許因那糖果很好吃，也許因對宛如騎士的他有些憧憬，她在吃完糖果後將糖果紙留下來，之後還拿顆彈珠來包裹。

而那日之後，她才知道原來父親跟他父親認識，先前父親曾有一次帶她去附近的牧場，便是他家所擁有，而他大她五歲，她跟他妹妹同年，而他叫夏千昶。

後來她偶爾有機會跟他相遇，有時是陪父親去夏家牧場，夏千昶見到她總會主動問候她，甚至親切地摸摸她的頭，像對待自己妹妹般，她也會笑咪咪喚他一聲「夏大哥」，彼此愈來愈自在相處。

不過之後因在臺北讀大學的他課業愈來愈繁忙，逐漸較少回家，兩人見面機會也變少了，後來她雖也去臺北唸大學，卻沒跟他在同一城市相遇過。

聽說他畢業後取得獸醫資格，在臺北的動物醫院工作一段時間，便回花蓮家鄉自行開獸醫院，

這幾年她都在臺北生活，偶爾才回花蓮，雖曾在路上偶遇過他一兩回，但彼此只是點個頭問候，感覺已很生疏。

她已記不起上次見到他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，此刻回想，她不免感覺心裡有股悵然。若她搬回花蓮生活，應該也不會跟他有什麼交集吧！

因失業又失戀，何家佳毅然決然離開臺北搬回花蓮跟父母同住，才打算好好休息幾日療療情傷，不料一回家，父親便告訴她已替她找到工作，要她隔天就去試試。一聽到父親告知的工作地點及內容，她非常訝異。

「我是唸商科資管系，跟那工作完全不相關。」她心生排拒。

「只是當助理嚟要緊啦！對方也不介意妳沒相關經驗，學一學就會了。妳之前幾個工作不都跟大學唸的無關。」何父不免吐槽，接著侃侃勸說：「雖然助理起薪不高，但只要上手就會加薪，以後還能考個什麼執照的，薪水會多一些。」

「妳之前在臺北，了不起薪水也才多個三、四千塊，光付房租就要七、八千，再

加上那裡貴鬆鬆的生活開銷，不都在當什麼月光族了，現在回來住家裡，有這個工作機會已經很不錯了。」

何父已不在意女兒是否學以致用，擔心她在臺北又被男人騙，只希望她回來跟他們同住，有個穩定工作就好。

她雖對工作有異議，可因父母同時苦口婆心勸說，只能勉強答應。

只不過經歷這次情傷，她在痛定思痛後不免變得憤世嫉俗，決定要徹底做改變，她不再當溫順熱心腸的好女人，她要當壞女人。

翌日早上，跟父母吃過早餐，準備出門去新工作地點，她看看身上輕便衣著—T恤、牛仔褲，覺得不妥，返回房間重新更換。

她從衣櫃裡翻出僅穿過一次的窄裙套裝，把紮著馬尾的頭髮放下，心想她之後要去燙頭髮、染頭髮，要變成電視劇裡那種成熟性感女人的模樣。

原本還想畫個濃妝，但她沒什麼化妝品，一方面時間也不夠，只能先將就出門。何家佳騎車前往離家僅五分多鐘車程的市區。

雖答應父母會試試新工作，她其實沒半點信心，也許待會就跟對方回絕了。

她不是對薪水有異議，是對工作內容覺得困難，父親認為她喜歡貓狗，竟替她找個獸醫院的助理工作，且是夏千昶自營的獸醫院。

她知道他開業的獸醫院位置，卻不曾繞來這裡看過。

當她找到這間位於馬路與巷弄轉角的獸醫院，將機車停在一旁，不禁抬頭望了下這棟建築物，一棟兩樓半的透天厝，因是角間房子，比旁邊一排住宅的透天厝門面寬敞，一樓為營業場所，聽說二樓是身為院長的他的住所。

當她推開玻璃門，看見診療檯圍了幾個人，且狀況顯得紊亂。

「壓緊！別讓牠掙脫！」有人沉聲命令著。

「沒辦法，牠要咬人了！」兩道女聲異口同聲驚惶嚷嚷著。

因沒人注意到進門的她，她一時也沒看到熟悉身影，於是拿出履歷，上前兩步開口探問：「請問院長在嗎？我是一」

她話未完，被診療檯櫃子遮擋住半身，穿著白袍、身形高挑的男人，轉頭看向靠近門口處的她。

「來得正好，快來幫忙。」他急聲指示。

「呃？」她愣了下。乍見許久不見，有點熟悉、有點陌生的夏永昶，心緒怔忡了下。

「快過來！」他催促著。

她只能朝診療檯走近。

「壓住牠的雙手雙腳，飼主先讓開。」夏千昶交代。

因此刻人手不足，要求帶寵物看病的兩名飼主幫忙壓制情緒暴動的公貓，不料她們不敢用力箝制自家愛貓，完全起不了壓制作用。

「像這樣捉緊牠的前腿，用力壓住別讓牠掙脫，避免抓傷醫師。」護理師沈芳寧捉著胖貓的兩隻後腿，示意她幫忙捉住牠的前肢。

這隻胖虎每次看診都非常凶惡，就算戴上頭套，也至少要兩個人壓制才能讓醫師

看診打針。

何家佳雙手捉住貓的前腿壓在診療檯面，看著戴頭套、齙牙咧嘴，神情無比凶惡的貓，令向來喜愛貓狗的她不免有些驚惶。

當夏千昶將溫度計插入貓的肛門，牠忽地使盡力氣掙扎發出淒厲叫聲，她嚇一跳，不由得鬆開手。

「刷」一聲，胖貓揮舞前肢，尖銳利爪劃過正揚起手臂的夏千昶，在他捲起袖子至手肘處的下臂，烙印三條長長的紅痕，立時滲出鮮紅血漬。

她見狀，睜眸驚駭。

「繼續壓住牠！」他神色未變，對失神的她沉聲提醒。

「可是，你的傷……」眼下感覺他比診療檯上的貓更需做治療。

「待會再處理，把牠的前腳捉好。」他再次命令，隨即拿出量肛溫的溫度計檢視。他將溫度計擱放身後水槽處稍後再清洗，一雙手摸著貓的腹部做觸診，轉身往一旁藥櫃拿出藥劑及針筒，隨即往貓的後腿注射。

他一連串動作迅速利落，完全不在意自己還在淌血的手臂傷痕。

「拿一個禮拜的藥，這兩天沒再嘔吐腹瀉，不用回診，藥吃完就可以。」他向站在一旁神情擔憂的飼主交代，邊要護理師去配藥。

他轉身面向水槽，將溫度計清洗、消毒乾淨，以洗手乳洗淨雙手，接著拉開一旁櫃子抽屜拿出藥膏、消毒棉花棒及生理食鹽水。

「對不起，我沒把貓捉好，我幫你擦藥。」何家佳歉然道，從沒想到貓的殺傷力這麼恐怖。

他左手臂一條條將近十五公分的長長紅痕觸目驚心，還不斷滲出血珠，可見劃破的傷口很深。

「手伸出來，我幫你擦藥。」

「欸？」她因他的話一愣。

「妳也被抓傷了，沒感覺嗎？」他指指她右手腕內側，也烙下貓爪痕。

經他一說，她才低頭看自己右手腕內側，雖有三條紅痕，可只是細細的並未出血，與他的傷相比真的是小巫見大巫。

「這個沒關係，你的傷比較嚴重。」

「我習慣了，這只算小傷。」他說得不以為意，不急於處理自己的傷。拉起她右手腕，用生理食鹽水沾溼棉花棒，擦拭幾道淺淺的紅痕做消毒。

「那個，這是我的履歷。」她有些不自在的伸長左手，拿起方才擱在一旁的履歷要遞給他看，心下不確定他是否認得她。方才他乍見她時，神情頗淡漠。

他只瞥一眼她遞到眼前的履歷，「不用這個，妳錄取了。」他低頭繼續替她擦拭傷痕。

「呃？夏大哥認得我？」她不禁疑問。

他抬眼看她，「怎麼不認得，妳又沒什麼變。」他莞爾輕笑。「不過我們多久沒見了？三年、四年？」自從她北上唸大學，兩人久久才可能碰上面，卻沒什麼交談機會。

儘管幾年不見，她樣貌如記憶中未變，個頭嬌小，白淨略圓潤的臉蛋，有對圓圓的黑亮大眼，她仍有著鄰家女孩的特質。若說有什麼不搭軋，大概是她身上暗色套裝跟她的型不太適合。

「夏大哥變得更帥了。」原本因兩人久未見面感到生疏，見他俊容露出一抹熟悉笑意，令她不再那麼生疏，大方稱讚。

她腦中記住的他的樣貌，並非是上回兩人見面的情景，而是回憶中童年時初見的他，相較下，眼前的他更為高大英挺。這是她第一次看見他穿白袍，有一股專業的魅力。

「嘴變甜了。」夏千昶笑說，印象中她好像不曾直接誇他帥。「這條藥膏給妳，早晚記得搽藥。」

很快替她手上的小傷痕消毒搽藥後，他將一條藥膏交給她。

「才剛來就掛彩，會不會不敢在這裡工作？」他邊轉身靠向水槽，拿起生理食鹽水沖洗自己左手臂的幾道血痕，用棉花棒將血漬擦掉，接著上藥。

「其實我本來就覺得不適合，是我爸一定要我來的。」她撇撇嘴有些無奈道。原本有意拒絕在這裡工作，也是怕現在的她因同時面臨失業和失戀慘狀，面對他會很尷尬困窘，但他對她的態度如過往，令她不免有些改變原先想法。

「就算妳被嚇到也得勉為其難待在這裡，我答應阿財叔的要求，強行試用妳兩個月。」

「蛤？」聞言，她錯愕了下。「是我爸拜託你給我這個工作？」她並不希望讓他為難。

「這裡剛好欠人，阿財叔看到門口貼的徵人啟事就進來找我商量，他說妳失業打算回來找工作，獸醫助理不需相關科系，有熟人來當然更好。」他將用完的藥品放回櫃子，轉過身看著她，無意對她有所保留，坦言再道：「阿財叔擔心妳，說妳剛失戀，要我想辦法讓妳留在這裡工作至少兩個月，怕妳回家待沒兩天又想去臺北找前男友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她蹙起眉頭否認，內心因父親竟將她失戀的事告訴他感到窘迫。

「我爸想太多了，我就算繼續留在臺北也絕不可能再去找他。」她對劈腿前男友沒有舊情難捨，只剩滿腔怒火。

「那就好。今天就開始工作，不過在這裡盡量別穿裙子，不方便。」他轉而對櫃檯那方的護理師交代，「芳寧，待會帶家佳認識工作內容和環境。」

「欸？」何家佳雖仍對這份工作存疑，卻也沒法真的拒絕了。

第 2 章

「助理的工作說穿了就是打雜的，清潔打掃只是最基本，因妳沒有相關學歷不用進手術房幫忙，其他雜務都可能涉獵，工作地點也不限於在獸醫院裡，有時可能要跟醫師出外診。」護理師沈芳寧為何家佳介紹各處環境並告知她工作內容。

「來這裡就診的，也不是只有乖巧溫順的寵物，要有隨時被看診動物抓傷、咬傷的心理準備。」沈芳寧再次提醒，卻不希望她因這樣就退縮。

「嗯，我知道。」何家佳點點頭。前一刻親眼見識過，她已有心理準備。

經沈芳寧解說，她才知道這房子原來是打通兩棟透天厝改建才會這麼寬敞。

一樓面積不含後院空地就有六十多坪，前面十餘坪是開放式診療區，往裡面走去，左邊一間寵物美容室，她雖沒有寵物美容執照，也需幫忙寵物洗澡及簡單理容工作，右邊是檢查室，擺放大小型動物用 X 光機、血液生化機、斷層掃描等儀器。

再往裡面走去，一間手術房、兩間病房，最後面是茶水間及小廚房，除了廚櫃、流理檯，還有專業全自動咖啡機及大冰箱。

推開後門，約二十坪空地的後院種了一棵枝葉茂盛的芒果樹，擺幾個小盆栽，靠牆處放兩個大型鐵籠，空間仍頗空曠。

沈芳寧表示，偶爾需將住院的動物帶來這裡放風，曬曬太陽。

接著轉往二樓，二樓大半空間為院長夏千昶的私人居住環境，從樓梯上來，前半部有間貯藏室，放置醫療及消耗用品，另一間是客房，而樓梯後方用一扇房門區隔的是夏千昶的臥房及書房。

當何家佳跟著沈芳寧走上二樓時，她不免有些吃驚，一樓各隔間的環境乾淨整潔，但二樓卻顯得雜亂無章，撇開貯藏室不說，也不清楚另一方夏千昶的私人區域狀況，但通往另一扇門的走道兩旁堆了不少紙箱和書籍紙類。

接著轉往三樓，樓梯間亦堆了許多雜物，而三樓只搭建鐵皮屋頂，沒有隔間裝潢，左右有磚牆完全圍起，前後方僅有矮牆，通風良好，做為曬衣場及堆放雜物的倉庫。

沈芳寧隨後帶她下樓，又詳細告知她這裡的人事狀況。

獸醫師除全天班的院長夏千昶外，還有一名只上白天班的盧科中，今天有事請假。另有一名跟她一樣上全天班的助理陳玉萍，因上午剛好有事，下午才過來，而身為護理師兼寵物美容師的沈芳寧，亦只上白天班到下午五點。

這裡營業時間是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，中午休息一小時，不過會接受急診患者看診，星期六晚上及星期日休診。

不過因院長就住樓上，就算半夜有急診上門，他仍會開門看診，假日有時也沒休息。

夏千昶經常會出診替附近農場的牲畜做治療，也不定時會外出救援流浪貓狗，偶爾便要助理同行。

何家佳聽完，不免訝異夏千昶的工作這麼繁忙。

接著，沈芳寧先給她一些簡單的工作。

「什麼？睪丸癌！要拿掉蛋？！」接近中午，一名皮膚黝黑、年過六旬的阿伯帶著十歲黑狗來看診，聽到診斷結果，一臉震驚。

「這是惡性腫瘤需立刻手術摘除，之後再追蹤觀察是否有轉移現象。」夏千昶面容無波向飼主陳述寵物病症及治療方法。

「不行！拿掉蛋就不是男人！我不會讓我的黑仔失去公狗的雄風！」阿伯神情激動，拒絕讓寵物接受結紮手術，立時將診療檯上的黑土狗一把抱下，牽著狗便氣憤地推門離開。

何家佳見狀愣怔了下，轉而看向將檢查報告收進櫃子的夏千昶，輕聲問道：「夏醫師，是不是要把阿伯叫回來再好好說明？」

「去把對方叫回來。」夏千昶說道。

「喔，好。」她忙點點頭，繞出櫃檯。

卻聽夏千昶又道：「飼主還沒付診療及檢驗費，要他付清費用才能離開，至於要不要讓狗做手術治療，不用勉強。」

「呃？可是不接受手術治療，黑仔是不是會死掉？」她替狗兒的生命擔心。

「身為獸醫，自是希望有救癒機會的動物接受治療，但飼主不同意就無須多費唇舌。」他神情淡然，說得豁達。

他過去也曾遇過情況相仿、冥頑不靈的飼主，試圖一再耐性與對方溝通，結果只是徒勞無功，改變不了什麼。

他並非對來看診的寵物欠缺關懷，不給予積極治療，是清楚飼主形形色色，而寵物的命運往往取決於飼主的決定。

他視情況所需可以免費為牲畜做義診，常花時間去救助流浪動物，卻也很理性客觀看待動物生死，更會避免與飼主產生不必要的爭執。

「還是應該溝通看看吧？」何家佳不認同這種消極作為。

一旁的沈芳寧對是新人的她提醒道：「妳剛才沒聽到黑仔飼主說的話嗎？像那種想法超級固執又冥頑不靈的飼主，無法好好溝通的。」

「我先去把李伯伯叫回來付診療費。」怕對方已走遠，何家佳忙匆匆跑出門外喚回對方，心下對如何說服對方還沒頭緒。

李伯伯帶著黑仔黑著臉不甘不願返回獸醫院，在櫃檯付完診療費便悻悻然要離去。

「李伯伯，拜託你考慮讓黑仔盡快做治療，若拖延下去會更不好的。」何家佳見他帶著狗走到門口，忙上前溫言勸說。

「我不可能讓黑仔被去勢！」李伯伯怒聲駁道，教何家佳不由得嚇一跳。

「我告訴妳，蛋在狗在，蛋亡狗亡。我寧願讓黑仔有尊嚴的走完狗生！」思想頑固的李伯伯大聲宣告完，拉著狗鍊，氣怒地一手推開玻璃門。

何家佳感到受挫，也覺得被凶得莫名其妙。

明明她是為了那隻狗狗好，他凶什麼凶？她幹麼唯唯諾諾、低聲下氣想規勸對方？她大可理直氣壯的反擊啊！她不是要改變自己，要學習做壞女人嗎？

她深吸口氣，對才要踏出門外的李伯伯吼道：「站住！」

她這一喊叫，李伯伯驚愕地回身，夏千昶和沈芳寧也愣住。

她不顧自己身穿窄裙，跨大步擋在李伯伯身前，雙手叉腰，抬高下巴，鼓足勇氣張大眼瞪視對方，怒道：「你不讓黑仔動手術，是要眼睜睜看牠癌症死掉嗎？說什麼把牠當兒子，竟冷血無情要放棄治療牠，太過分了！」

被眼前個頭嬌小的女孩斥責，令原本怒氣騰騰的李伯伯霎時驚愕不已，啞口無言。夏千昶也無比意外看見她發怒，記憶中她個性溫溫和和的，沒看過她對人發過脾氣。

何家佳其實也因對人怒吼、且對方還是長輩而心驚膽顫，卻又莫名情緒高漲，忍不住繼續大聲訓道：「拿掉蛋蛋可以換到生命健康，有什麼好猶豫的？就算沒有蛋蛋，黑仔還是雄糾糾、氣昂昂，也會比以前更乖巧聽話，不用擔心牠到處風流。沒有蛋蛋不會可憐，沒有主人真正的疼愛關心照顧才很可憐！」

一口氣滔滔訓斥完，她忽覺高漲情緒瞬間如氣球洩氣般消掉，看著眼前一臉怔愕瞅著她的李伯伯，她深覺自己太失禮，不禁想低下頭為一時衝動失言而道歉。當她才要低下頭致歉，卻聽對方開口，有些吞吐地問道：「那個……只要動手術，黑仔就能治癒？」

她抬眼，訝異對方忽然轉化態度，竟有意讓黑仔接受手術治療？！

「以牠的狀況，只要立即做結紮手術拿掉睪丸，治癒機率很高。不過手術後還是需進一步檢查癌細胞是否有轉移現象，後續再做追蹤。」夏千昶開口，理性地再度陳述。

他很意外，何家佳的一番怒聲訓斥竟得到意想不到的結果，讓原本冥頑不靈的飼主改變決定。

李伯伯同意讓黑仔接受手術治療，不過需讓狗空腹至少八小時，於是安排在明天早上進行手術。

待對方離開，何家佳還有些怔怔然，對自己方才情緒激動的反應仍緩不過來。

「家佳，妳做得很好。」夏千昶摸摸她的頭，對有些失神地望著門外的她語帶讚許。

「欸？」她回神，轉過頭看著他。

「說妳沒變，其實成長很多，懂得該用什麼態度去應付思想固執且硬脾氣的年長者。」夏千昶不免有些慚愧，他可做不來。

「欸？」何家佳又是一怔愕。「不，不是的。」她搖搖頭，她才不懂怎麼應付原本冥頑不靈的對方，她做出反差行徑只是因為……

「想當壞女人？」她脫口道出的話教夏千昶一愣。

「嗯。」她撇撇嘴淡應，一時不好多解釋什麼。

只是沒想到學習當壞女人對別人趾高氣揚地訓話，竟能得到稱讚？

她內心感覺怪怪的，但結果讓李伯伯同意讓黑仔接受治療，她又覺得很欣慰。

晚上九點，結束一天工作，下午才過來的助理陳玉萍收拾東西後向何家佳道聲再見，何家佳隨後也向夏千昶道聲再見便要離開。

「明天早上記得過來。」夏千昶對她提醒，怕她只來一天就落跑。

「嗯。」她輕應一聲。拎著側背包踏出門外，她抬頭望著灰暗天空，不想直接回家。

今天忙碌一天，確實沒時間為情傷難過，卻覺這時間回家太早，而她想嘗試一件事。

她轉而走向不遠的便利商店，站在大冰箱前，看著一排排不同的啤酒猶豫不決，半晌，她拉開冰箱門拿出一罐臺啤，決定先從基本款嘗試。

「幫妳爸買啤酒？」一道溫潤男聲從旁落下。

她驚了下，轉頭看著高挑的夏千昶，莫名有種做壞事被老師捉到的困窘。

「呃？不是。」她忙將手上拿的臺啤放回去，關上冰箱門，隨即想想不對，又拉開冰箱門再拿出一罐冰臺啤。

「是我要喝的。」她早成年了，喝個酒沒什麼大不了，沒必要對他撒謊。

「妳會喝酒？」他有些意外。她看起來不像會喝酒的女孩。

「不會，所以我要學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，我要當壞女人。」她微繃著臉宣告，拿著啤酒走往櫃檯結帳。

夏千昶不解，隨即也拿一瓶冷飲走到櫃檯結帳，而店員將前一刻微波加熱的一盒熟食交給他。

何家佳跟他一起步出便利商店。「夏醫師來買宵夜？」

「嗯。下班後可以像過去一樣叫我夏大哥就行。」他溫言糾正。因她認為工作中還是該有職位區別，在上班時她都叫他夏醫師。「妳要回家了？」

「還沒，就坐這裡喝完酒再回去。」她總不能回家喝酒，會被父母碎碎唸的。

「那就回醫院。」他建議。

她突然想喝酒應該是因失戀難過，他沒要阻止她喝酒，卻不好讓她獨自坐在便利商店外，若她不小心醉了，他得負責送她回去才行。

「喔。」她沒反對，跟著他返回動物醫院。

「呸！好苦！」何家佳打開啤酒，學著別人豪邁大灌一口，不由得揪眉吐舌，她蹙眉看著手上的啤酒，抿抿唇再試喝一小口。「這個根本不好喝。」後悔買錯了。

「不好喝就別喝。」夏千昶拎過她的啤酒罐，對她的表情莞爾。

他沒阻止她嘗試喝酒，但一聽她抱怨啤酒難喝，順手劫過她手上啤酒，不希望她勉強繼續喝。

「我明天改買水果口味試試。」才喝兩口，她輕易放棄原味臺啤，決定挑戰別款。

「不喜歡就別喝，我的飲料跟妳交換。」夏千昶將買來的罐裝冰咖啡遞給她。

「我晚上喝咖啡會睡不著。」何況他買的還是黑咖啡。

「那要不要去泡個茶？」茶水間有各式茶包。

「不用。我只想學喝酒。」她咕囁著申明。

「喝酒跟當壞女人有什麼關係？」他不免對她稍早的話提問。拿高啤酒，就唇飲下一口。

她見狀，驚愕了下。「那個—」

那啤酒她剛才喝過耶！他竟直接就著瓶口喝，令她有些不自在。

「怎麼？我喝酒有變壞男人嗎？」他唇角淡揚，反問。

「沒有。」她訥訥回道，心口不由得怦跳了下。「可是，壞女人一定要會喝酒才行。」她回了神，一臉認真強調。

「所以，妳想喝酒是為了學當壞女人，不是因失戀要買醉？」直到這時，他才釐清她的怪邏輯。

「就是因為失戀，才立志要當壞女人。」她索性向他道出她的決心。

他面露困惑地看著她。

「我決定要改變，不要像過去一樣太過乖巧溫順一再迎合男友，替男友、甚至他的家人朋友熱心付出，最後不是被對方嫌無趣提分手，就是換得被劈腿的下場。」說著，她神情不禁黯然，這不是第一次遭遇失戀。

「我不再當溫順熱心腸的好女人，我要當壞女人。」她抬眼，對他宣告。「我要變得成熟獨立，冷靜理性，只在乎自己就好。還有，要學那些小三的穿著打扮，要把善良和軟弱丟掉。」這次前男友劈腿對象跟上任男友變心另交的對象，都是那種長相成熟、打扮性感的女性。

聽完她的宣言，他更感詫異，卻忍俊不禁，「所以，妳想怎麼改變？」他倒不認為她真能變成壞女人，是好奇想聽聽她的計劃。

「第一，一定要學會喝酒，不過不要喝這種臺啤。」她認為會有好喝的酒存在。

「第二，我要去打耳洞。」

「打耳洞算壞女人？」他忍不住插話疑問。

「不是只打耳垂兩個洞，是要打耳骨好幾個洞。」她一臉嚴肅強調。她完全沒打過耳洞。

「那很痛吧？最好不要。」他不禁勸阻。

她光想也覺得痛，卻又認為既已打算徹頭徹尾改變，忍一點痛不算什麼。

「第三，要燙頭髮、染頭髮，燙大波燙，染那種紅紅的顏色。」她幻想著若換上那種酒紅色大波浪長髮，娃娃臉的她就會變得成熟很多。

「還有，要學畫大濃妝，穿很高的高跟鞋、迷你裙……」她滔滔說著能想到的、她所認定的壞女人該具備的條件。

他靜靜聽著，看著她一臉嚴肅認真地想當壞女人，不由得心裡莞爾。他相信她單純本質，不可能因此就變質。

她，只能當好女孩。

翌日，何家佳騎車到獸醫院。

鐵捲門尚未拉起，她看看錶，離上班時間還有半個多小時，營業時間是早上九點，而夏千昶並未要求助理需提早到先做準備，只要準時上班便可。

因夏千昶已給她一副鑰匙，她將車停妥，掏出鑰匙要開門，打算先進去裡面做打掃工作。

忽地，她一怔，停止開門動作，將鑰匙放回包包，因為壞女人是不會提早到公司的。

她隨即轉身騎上機車，到附近隨便繞繞打發時間。

雖說現在是在夏大哥的獸醫院工作，但她只要準時上下班，做好分內的事就好，不要再像過去總是提早半個多小時到公司，還會好心替同事買早餐，甚至替他們先擦桌椅。

她不要當勤勞的老好人了。

鐵門內，剛下樓的夏千昶透過櫃檯上方的監視器螢幕，看著門外景象，納悶原本要開門的她怎又轉身騎車離開。

「忘了帶東西？還是去買早餐？應該叫她順便多買一份。」他喃喃說道。
昨天沒問她的手機號碼，否則就能直接撥給她，現在只能等她過來再說。他隨即按下鐵捲門開關。

半小時後，八點五十二分，何家佳騎車回到獸醫院。她還是沒能太準時到達，不過看見鐵捲門已拉起，心想已有人先到來，她不是第一個到的員工就無妨。

她推開玻璃門，視線所及沒看到其他人。這時，夏千昶從走道走出來。

「家佳，早。」他對她親切打招呼。

「早，夏醫師。」她回以一抹笑意。「芳寧姊跟玉萍姊都來了吧？」因她們比她虛長三、四歲，她便喚聲姊。

「還沒。」夏千昶淡道，她們通常很準時，頂多早到五分鐘。

「還沒？」她一聽，才踏進門的她隨即後退一步，欲再退出門外。

「怎麼了？」夏千昶奇怪她的舉動，走來診療區。

「我……壞女人不能比別人早來上班。」她強調。

聞言，夏千昶先愣了下，隨即想到先前看到原本要開門的她，莫名又轉身離去情景，莞爾輕笑。「既然這樣，妳先去幫我買早餐，買回來，她們也到了。」他順應她的期望，讓她當最慢進來的一員。

「呃？好，你早餐要吃什麼？」順口問完，她怔了下，不是才申明不再替人買早餐嗎？不過夏大哥例外，幫他買沒關係。她自我說服。

「都可以，我不挑的。」他說得隨興。

她於是轉身要去買早餐，這時門外陳玉萍剛到來。「家佳早，不進去嗎？」

「玉萍姊早，我去替夏醫師買早餐。」

「喔，那能不能順便幫我買？一杯溫豆漿和蛋餅，回來再給妳錢，謝啦！」說完，陳玉萍推開玻璃門入內。

何家佳才想拒絕，卻一時不好說不，而她人也已進去了。

接著，沈芳寧也到來，聽到她要去買早餐，對她順便交代，「幫我買一杯熱拿鐵、一份三明治，謝啦！」

「呃？那個——」她想拒絕，對方也已推開門入內。

然後，盧科中也適時到來。

「能不能順便幫我買？今天起得晚，沒時間路上吃。我不挑食，飲料豆漿、米漿、咖啡、紅茶都行……喔，咖啡不用，茶水間有自動咖啡機。吃的就漢堡、三明治，還是蛋餅、包子都沒關係，不過要買兩份，麻煩妳了。」盧科中笑說道，隨即推門入內。

門外，何家佳一臉莫可奈何。

她倒不是覺得麻煩，是原本下定決心不幫人買早餐，沒料她還是拒絕不了。

稍晚，當她買妥大家的早餐返回獸醫院，同事們又向她一一道謝，看見大家的笑臉，她心情也很愉快。

她心想代買早餐的事就不列入要當壞女人而拒絕的事項了，偶一為之無妨。